

清代戏曲家疑年考略（三）

柯愈春

余 怀

余怀字澹心，一字广霞，又字无怀，别号鬻持老人，福建莆田人。侨居南京。其戏曲活动有三项：一是撰有剧本《集翠裘》。周亮工《复余澹心》称：“读广霞君《集翠裘》，觉马致远、乔梦符一灯犹未灭也。纯用本色，绝去纤巧。广霞君不屑与世人斗巧争能，只欲以本色二字挽回风气耳！”（见《赖古堂集》卷二十）剧本《集翠裘》，今佚；二是著有《鸳鸯湖》传奇，今佚，陈维崧撰有《余澹心〈鸳鸯湖〉传奇序》，见《迦陵文集》；三是著《板桥杂记》，对明清之际南京的戏曲演员评介甚详。其友张潮将此记全文辑入《虞初新志》。陈田《明诗纪事》引《兰陔诗话》，谓余怀作《板桥杂记》，“述曲中事甚悉，自比《梦华录》”。同治《上江两县志》卷二十四下耆旧云：“余怀闽明之所以亡，著《板桥杂记》，备载亡国之俗，以寓其麦黍之思。”上元秦际唐《题余澹心〈板桥杂记〉》诗，所谓“十三楼上春如许，草草山河已夕阳”，亦为此意。今存所著有：《味外轩诗辑》不分卷、《五湖游稿》三卷、《甲申集》七卷、《江山集》三卷、《玉琴斋词》、《秋雪词》一卷、《砚林》一卷、《东山谈苑》八卷、《四莲华斋杂录》八卷、《余子说史》一卷、《茶史》一卷、《茶史补》一卷、《三吴游览志》等。又有散见单篇《寄畅园闻歌记》、《王翠翘传》、吴历《墨井集序》、宫伟镠

《震澹堂晓业序》、龚鼎孳《定山堂诗集序》等。据诸书著录，另有《研山草堂集》、《曼堂文集》、《研山堂集》、《宫闈小名后录》一卷、《娥江吟卷》，皆未见有书传世。

《续疑年录》、《同人集》等载，余怀生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，对此向无异议。其卒年则说法不一：《辞海》不著卒年；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，称其晚居吴门，有如少年，年八十馀，后竟以客死；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作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）卒，注明出处为张潮《砚林跋》。

张潮跋余怀著《砚林》全文云：

曼翁乙亥之夏，以此帙手授于予，予获之，不啻拱璧，因载之《丛书》中。方授梓时，适友人自吴邨一棧来云：“先生已于六月荷花诞日弃砚长往。”予闻之，不胜人琴之叹。悲哉，悲哉！特不识含敛时，亦曾以佳砚为殉否也。心斋居士题。

文见张潮辑《昭代丛书》甲集。这里所说张潮接到余怀《砚林》稿的时间在乙亥之夏，乙亥为康熙三十四年，而余怀卒年在《砚林》“方授梓时”。《砚林》梓于何时呢？

《砚林》收在《昭代丛书》甲集第六帙。道光二十四年（1844），吴江沈樾惠继张潮、杨复吉之后续辑《昭代丛书》，他在《昭代丛书合刻略例》中说：“歙县张山来《昭代丛书》甲乙丙三集成于康熙乙亥、癸未间。”康熙丁丑秋日长洲尤侗所作《昭代丛书甲集序》，称张潮“近复纂《昭代丛书》六帙”。据此知《昭代丛书》甲集于康熙三十四年乙亥至三十六年丁丑秋辑成付梓。余怀卒于“六月荷花诞日”，即六月二十四日。余怀卒年，即《砚林》授梓之时，应是康熙三十五年。理由是：张潮《砚林跋》中所说接《砚林》稿至《砚林》付梓，其中搜集编辑《砚林》等著作五十种需时较长，当有间隔时间，不可能同在康熙三十四年乙亥之夏；康熙丁丑秋尤侗作序时甲集五十种已纂成梓

印，余怀不可能卒于康熙三十六年丁丑；《清史列传》诸书皆称余怀享年八十馀，卒年当在康熙三十四年后。近年官桂铨撰《余怀卒年考》，定余怀卒于康熙三十五年（1696）六月二十四日，终年八十一岁（见《福建论坛》1983年第4期）。此考当属可信。

谢士鹗

清初戏曲家谢士鹗，著有《情文种》杂剧、《玉蝴蝶》传奇，曾经“绝妙一时”。然而不到一百年，竟至渺绝文坛，不为人知。时至今日，更无人论及。数年前，读乾隆禁毁之书，发现詹贤著《詹铁牛集》中有大量谢士鹗的资料。后来又查阅了一些其它史志资料及清人文集。现就所得，围绕生卒年略考如下。

《情文种》杂剧及《玉蝴蝶》传奇，今皆亡佚不存。詹贤著《詹铁牛文集》卷二有序言二篇，内《〈情文种〉杂剧序》云：

读是剧而窃叹天地间之最不可少者，情也，文也。然是二者，其遂有定论乎？夫文如苏文忠，可云无憾矣。乃忧谗畏讥，徒以不合时宜之肚，供一时之喜怒爱憎，而愀然为东西南北之人。虽所遇颇奇，如温女自媒一事，其于情也，可不谓至焉！究之，略其势分，忘其年齿，备极委曲绸缪，而竟不获抱衾裯、奉箕帚，终日忧愤无聊，卒以身殉。合而观之，情耶，文耶？其无用也实甚。迨夫相思地就，离恨天完，花容独骋于云路，伤心共诉于明湖，为知己死，而还为知己生，则无用者不又转而为有用乎！

翕潭谢君，韵士也，亦予畏友也。胸有万卷，笔无点尘。其著作汗牛充栋，余固不能评，然亦不俟余评也。即其搦三寸之管，点缀填词，往往彩毫入指，奇句横飞，奈何赏之者一二，而笑之者百千？嗟乎，顾曲周郎，值今有几，宜其知希自贵，听浮沉于悠悠之口也。

然而文生于情，情生于文，一种勃然郁然之气，可以耀

日星，凌岳麓，塞江河。后有知者，犹于山高水长间，穆然想见其为人，则是剧之传无疑也。有用无用之间，翕潭其亦可以自信乎！

余存此意以律翕潭久矣。今秋出其新剧以相质，颜曰《情文种》，恰与余意吻合，于是乎书。

序中先称谢士鹦“著作汗牛充栋”，继谓此为“新剧”，则知士鹦此前已有剧作多种问世。

《詹铁牛文集》卷二，又有《〈玉蝴蝶〉传奇序》云：

谢翕潭，千古不平士。其一生饥驱愁迫，身外之物，荡然一切。故往往呼三寸管，握之以自鸣。其诗古文词，大都得之霜凄露冷、月惨风愁者居多。所著《愤商山》，缮本遗落，以未得披览为吾生一恨事。他如《快目前》全本、《情文种》杂剧，奸雄堕狱，怨女生天，种种巧弄于舌、灵动乎腕。两年来，旅食无聊，又出所得，编为《玉蝴蝶》传奇。艳影香胎，愁城怒海，又从汤、徐、吴、李以后，别开生面。至其“怨杀月老”一段，侠留粉靥，烈逊蛾眉，不惟将自古及今须眉男子，一概抹杀。即头上此公，赫赫皇皇，亦有不能不委曲因循、听人转移之势，异哉此书。夫宁使《四梦》、《四声》、《五种》、《十种》，独霸骚坛耶！

余又思汤、徐、吴、李诸先辈，皆为词曲飞将，而时地不同，境界各别。如临川、石渠，并得从八股场中改换头面。至于湖上笠翁，以布衣寒士，倾动一时之名卿巨公，担簦携艳，恣目舒心，为自古骚客游人另辟一格。迹其所为，又似有过于汤、吴者。其间之悠悠郁郁、百结千嘘、戛然孤鸣、赋士不遇者，独山阴田水月而已矣。然予又乌知夫百年以后之文长，尚有踪为之追、武为之步，如翕潭其人者，不亦大可怪欤！所以袁中郎序其集云：“无之而不奇，斯无之而不奇。”亦犹余千古不平之意也。

翕潭，萧然宦裔。泛宅浮居，两口以外，无他长物。故大书其门，有“北阮应难及，东陵定不憎”之句。然天以下之憎翕潭者，不可谓无人也。况其所作，宝光烛天，敝庐莫蔽，脱或有人焉，从夜黯更残、星朦灯落之候，挺然而入其室，将一生仅有不再之慧腑灵心，攫之而去，可奈何？

据序文得知，士鹗原来著有《愤商山》，以“缮本遗落”而早不可见。又有“《快目前》全本”，今亦不传。序中将士鹗与明清戏曲名家汤显祖、徐文长、吴伟业及李渔相提并论，且指出谢士鹗的戏曲创作特点追步徐文长。将谢士鹗列于清初戏曲大家的队伍，应属无疑。

谢士鹗曾将所著戏曲诸种，编入《谢翕潭全集》，因无力付梓，未能流播，以至三百年后之今日，片纸无存。幸在其友詹贤为其集分撰序跋，从中可以窥见谢士鹗的戏曲创作概略。

《詹铁牛文集》卷三，载有《谢翕潭先生全集序》，全文云：

士君子生大有为之世，忽焉至于一无所为。区区语言文字，欲其独存于宇宙之间也，岂不难哉？虽然，有说焉。

人当世不可为，而其中有不可屈之志，有不可泯之神，有不可遏之气。由是发为文章，则光怪陆离，不容终掩，冷而愈炙，淡而益永，久而弥新。夫如是，不必廊庙也，山林可矣；不必声气也，孤鸣可矣。如吾友翕潭谢先生，其谓是欤！

翕潭生前明鼎盛之秋，一门羔雁，科甲蝉联。厥祖九紫先生，同从祖曰可先生，皆以名进士起家，声著台中，誉流海内，一时有“二谢入京，三王减价”之谣，闻者艳之。其父式南公，以乌衣公子酣浸于西园东璧之间。翕潭斯时，袭祖父之声华，标名人之骨岸，含毫吮墨，被锦策肥。意谓吾家宝树，即以方之窦桂王槐，夫复何让。乃未几，而河山非

故矣。式南公呼翕潭而前曰：“吾祖父叔侄，世以青箱显义，无再出。吾将弃诸生服，遁迹深山，其与尔偕隐乎！”翕潭泣血顿首，曰：“愿从大人之后！”由是，晦匿于华峰之阴，日以教授生徒，苟全性命。举前此之风流肮脏者，忽焉鶖鹑自安，而翕潭恬然也。嗣后，式南公谢世，翕潭茕茕只影，穷愁著书。彼固无心于世，而世亦莫得而撓之。一时宝塘名士，如吴雨倩、刘亦茂辈，皆服膺翕潭，欲为知己，存不朽之业。然二子俱以郁郁不得志于时，故翕潭诗文久已汗牛充栋，虽各有评鹭，亦不能为之寿金石、登梨枣，以播其名于石渠天禄之中，读者憾之矣。

晚年乔寓鳌水，始与余为性命交。周还二十一年，长善规过，赏奇析疑，几无废日。一若翕潭有不可一世之思，非予无与吐；予有不能告人之隐，非翕潭无与言。其中胶漆之投，针芥之合，固未可为一二俗人道也。不但已也，著述之暇，间或出其闲情逸致，谱作填词。故其所撰《玉蝴蝶》传奇，妙绝一时。予亦学步效颦，作杂剧四种，而翕潭不以为怪。所谓不可无一，未许有二，余与翕潭似之矣。

其生平诗文，美不胜收。十年以来，柳生左肘，未遑较编。迺者匏系一毡，索居无和。因择其不可磨灭者，删存若干首，缮写成集。虽不能如袁中郎之于田水月，表章备至，其亦藏之名山、待之其人之微意欤！

嗟夫，翕潭往矣！所存者，特语言文字之迹耳。其独行大节，宜乎不以此为轩輊。独恨颓堕如予，固已憔悴于晓风残月之下，而所谓翕潭之文与诗，不获授诸剞劂，增重鸡林。止惟是和墨伸纸，分类别条，摩挲而激赏之。其亦有大不得已于其中者乎，亦或者藉翕潭之志与神与气，以独有千古而已矣，而他何望耶？于是乎有感。

序中称《玉蝴蝶》传奇“妙绝一时”，当是曲界拔异之作。

《詹铁牛文集》卷十四，有《处士谢翕潭全集跋》，原文云：

今屠维赤奋若之岁，予叨简命，设教浚阳。束装之顷，检点败笔残书，付之行篋。窃谓冷淡场中，多此一番游戏，将来问字者寥寥，势必浪掷居诸，从何追悔。因取故友谢翕潭先生遗稿一大束，载之担头，聊为遣愁排闷之计。及入鱣舍，生趣索然，果与出门时所料若合符节。搔首问天之暇，因择其尤者，排纂编较，倩友人董子幼成手录之，阅一载遂得成书。嘻，惫甚矣！

夫以翕潭萃一生之心血，留遗至今，上之不得吮墨抽毫，附入西清东秘之府，次亦不得邀当代之名人魁士，生光刮鬣，流布鸡坛。而其残光剩响，仅仅以身后之品题，委之于可有可无之士如予者，则翕潭之幸不幸为何如哉！后之读是集者，可以废然而返矣。

“屠维赤奋若”为康熙四十八年己丑。既称“遗稿”，则谢士翮已去世。戏曲家谢士翮至今湮没无闻，原稿亡佚未梓是条重要原因。详记谢士翮剧作内容之《詹铁牛集》被清廷禁毁，则是《玉蝴蝶》传奇等不为人知之另一原因。

乾隆四十四年（1779）四月，江西巡抚郝硕以“语多违碍”之名，将《詹铁牛集》列目查禁。今存《詹铁牛文集》十五卷、《诗集》十五卷、《续集》二十五卷，刻成于乾隆年间。分别庋藏于北京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及台北中央图书馆，皆不完整，合则全璧。

詹贤字左臣，一字铁牛，号耐庄，江西乐安人。光绪《抚州府志》卷六十文苑载其事迹，卷中两处有传，内容重复。其中云：“年十六入庠，衡文者有英绝领袖之目。膺康熙乙丑拔贡。学者争诵其文。后授德化教谕，振兴文学，士林宗之。升国子监学录。后著有《耐庄诗文集》八十卷。”此称其集八十卷，盖指未刻原稿而言。

詹贤所撰《先兄藺臣軼事传》，载《詹铁牛文集》卷四，内云：“先君子自康熙丁未正月赴玉楼之召，予年止五岁。”据此知詹贤生于康熙二年（1663年）。集中诗止于雍正二年，此年所作记事有“甲辰二月二十日拜官国子监”、“雍正二年三月朔旦皇上驾幸太学”等，盖于此后一、二年去世。

《詹铁牛集》之文献价值，在于详细记录了谢士鶚的生平事迹，叙事中多涉明臣后代的亡国之痛，其集遭到清廷查禁也在于此。文集卷四有篇《处士谢翕潭先生传》，以戏曲家之笔触铺叙戏曲家谢士鶚的一生。因资料珍贵，全文奢录于此：

处士姓谢，讳士鶚，字一臣，号翕潭，抚州金溪九紫山人。其曾祖九山公，由前明孝廉出仕。祖九紫先生，兄弟叔侄，同时四登进士榜。而九紫名尤赫，与若士汤先生并帜词坛，时有“汤谢”之目。父式南公以文学显。处士生有异禀，九岁能文。式南因父叔宦达，别构大厦于羊城。处士十岁时，式南持其文谒艾千子，先生极为激赏，有神童之誉，闻者艳之。维时乌衣巷口，各擅豪华。处士生于其间，咳唾皆香。衣襟流韵，视世之猥褻自安者，相悬万里也。然处士不乐以此相矜尚，故于举业一道，以至经传子史诸书，靡不刻意钻研，床版减锐。无何，而明社屋矣。式南泣血吁天，语翕潭曰：“吾将弃诸生而遁于野，子其从我游乎？”处士曰：“唯唯。”由是，宝树堂前，顿起荆榛。父子舍置一切，相与隐于宝塘山中。

斯时也，处士年日长、家日落，惟教授生徒，以资馐粥，虽破衣敝履，恬如也。使其变易初服，屈己逢时，安知不博取人间富若贵，而奚以寂寂者为哉！盖其可以富而固贫，可以贵而固贱，非有以强之也，本于其心之所素定焉而已矣。

客崇三十余年，名誉日燥，诗赋词曲，色色擅场。凡琐

屑怪诞，极小题目，或步韵，或回文，动以数十首计，其聪明博瞻，一时叹为无两。崇之前辈周舍庵，名孝廉也，偕同志十余人结奕社，热处士名，招之入。时处士齿最幼，同人屈其才，咸以牛耳相推。他如吴雨倩、刘亦茂，皆有闻于时，悉服膺弗置，引为莫逆交。崇邑侯骆公复旦、陈公潜，闻处士之贤，造庐访之，处士匿弗与见。复以薪米馈遗，谢勿纳。其高介如此。

处士持躬峻洁，而举止又磊落不羁。填词一道，是其专长。自有元以来，诸家词曲，以及宫谱诸书，靡不浸淫饫于其中。其所撰《愤商山》、《快目前》，及晚年所构《情文种》、《玉蝴蝶》等剧，久已脍炙鸡林。即优伶家学习传诵，演之氍毹，见者皆为绝倒。处士至得意时，亦间喜为嚶吟旖旎之态，点衬于箜篌檀板之间。处士于此道有嗜菖之癖，故于予所著《一线春》、《画中缘》、《同林鸟》、《女鍾期》四杂剧，亦谬加咨赏评序，而不知其为荒唐可笑也。

或论及纲常名义，与夫古今治乱兴亡诸大事，必汗出面赤，力争于至是而后即安。岁甲子，门人游奎士延请设绦于象山之麓，由是处士居乐安。时予偶作《檐前》、《铁马》诸诗，为同辈传诵。处士一见而奇之，即倚韵十馀首，造予斋相见之，顷绝不作寒暄语，予洗盥留之。处士高谈雄辨，旁若无人，有似平素相狎者然。自是过从留连，契合无间。寻又别去。

丙寅之春，予闻处士客况寥落，宝水知交，凋零几尽。惧无以为朝夕谋，旋折柬招之。处士素昵予，即携其妇偕来。予为之适馆授餐，纤悉毕具，处士顾而乐之。自是共晨夕者二十一年。其间赏奇析疑，枝枝节节，俱有伐毛洗髓之功，虽风雨寒暑不废。不但此也，处士于诗古文词，一日可

了数十幅。甫脱稿，即属予评阅。予或妄出一得之见，稍为改易，处士不以为怪，且深然之。至于矜尚风节，砥砺廉隅，维持名教，其见之于语言绪论者，绝无吝惜阿徇之私。予偶有过，处士必尽言匡救之。其与人为善之怀，拟诸渴者之于饮，病者之于医，向多让哉。

岁届丁卯、乙亥，予两赴都门。处士住予家，日则翻弄书籍，闲吟苦咏。间或出游郊外，以破岑寂。然主人远去，孤檠独榻，倍觉无聊。即予于旅次，征帆马蹄蹀躞之下，每一念及，不觉凄然丧气。及归里闲，甫接笑言，愁城顿破。故人谓予两人之相知，虽古之管鲍牙期不是过也。

处士赋性刚直，人犯之，刻不能忍。犹记一日者，与予同客章江。寓邻有度曲者，声调可憎。处士忽为技痒击箸，歌《寻梦》、《呼魂》二阙。予隐几而卧，处士怫然曰：

“吾以尔为赏音久矣！昏昏欲睡，詎知我者乎？”随拍案大怒，声色俱厉。予改容谢之，毫不介意。处士即爽然曰：

“吾年数倍于尔，而尔意度雍容如是，吾何以堪？”嗣是，人有忤之者，总不与较，惟笑谈遣之。其晚年进德，大有娄师德之风焉。

居乐二十一年，当路诸公屡欲延致后堂，以资启沃，礼意有加。处士守往，见不义之志，闭门谢之。下而农叟牧竖、贩妇担夫，皆知钦敬，从未闻以慢易加之者。所居之里，高岑密荫，绿沼当窗，颜其堂曰“宅近青山”。图书四壁，中列怪石野花，磊磊可爱。虽与田父野老杂处其中，而清幽之致自在。有问奇者至，处士淪茗待之，谈不倦。坐久，或索床头斗酒共之饮。兴酣，而《四梦》、《十种》高唱遏云矣。其不羁类是。

先是，处士曾祖九山公葬临川之砀山，距乐安三百里。丁丑夏，为土豪王某侵占。当其时，处士髦矣，泫然襦被上

道，哭奏郡伯阎公。适阎公以他事远出，处士羁留府治一载有馀，竟获伸雪。夫以衰朽之匹夫，筋力疲顿，犹挺挺焉发其仁孝之思，囚首公庭之上，非大有为者，而能若是乎？

岁在丙戌正月，处士以微疴卧床，自知不起。予与其门下游奎士时相顾视，亲投汤药。处士见予两人至，绝不及他事，惟娓娓曰：“某文某段，某诗某句，尚费推敲，今改此，庶无遗憾，尔两人以为何如？”其评论他人诗文，亦如之。弥留之际，了无生死迟速之见露于枕席间。其妇泣而请曰：“老人病势至此，盍以一言及我？”处士曰：“予何言！予十年前与詹铁牛论之详矣。”其实，处士并未尝与予言也。话毕，洒然而逝。其生平旷达，大都如此。

所著诗文若干卷，曰《翕潭集》，皆经予删定，藏于篋中。

处士生于明天启丁卯十月二十四日某时，卒于今康熙丙戌正月初十日某时，享年八十岁。

附葬崇仁县祔村考妣穴之右。因墓铭未刊，并记于左。

据传中所载，谢士鶚生于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卒于康熙四十五年（1706）。

张 晋

《四库存目》载，张晋著有《张康侯诗草》十一卷。今存张晋所著诗集三种：一为《张康侯诗集》一册，清钞本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；一为《戒庵诗草》六卷，孙枝蔚评，乾隆五十四年狄道刻，西谛书，今归北京图书馆；一为《戒庵诗草》，无卷数，钞本，北京图书馆藏。钞本前有手书作者简历云：

张晋字康侯，号戒庵，顺治辛卯举人，壬辰联捷进士，任江苏丹徒县知县。有《黍谷吟》、《秋舫一啸》、《蓊门

篇》、《劳劳篇》、《石芝山房》、《雍草》、《税云草》等集。又《律陶》、《集杜》、《集唐》各一卷，《琵琶十七变》一出。

张晋以才能著称于时。宋琬备兵秦中，赠诗有句云：“才子半为吏，如君方少年。一时惊彩笔，百里听朱弦。”不久作令丹徒。据县志，任丹徒知县在顺治十三年。张晋为官廉洁。所著另有《岁寒诗集》及诗馀等。

张晋为甘肃狄道人。乾隆《狄道州志》卷九载：

丁酉，充乡试同考官，得张京江玉书，即所县试童子第一人者也。会主试以贿败，晋亦挂误。死时三十一。……尝于狱中集杜作《琵琶十七变》，抑扬顿挫，感动人心，闻之者无不怜其才而悲其遇也。

徐世昌《晚晴簃诗话》谓：“戒庵旁通音律，有《琵琶十七变》，世犹传其谱。”据此，知其戏曲之作尚存世间。

孙枝蔚作有《挽张康侯》二首，载《溉堂前集》卷四，其中第一首云：

狱中诗更好，读罢断人肠。猿哭闻中夜，鹃啼在异乡。

何曾明罪迹，能不悔词场？江上慈亲老，终朝泪万行。

此诗作于顺治十六年己亥。县志载，张晋卒年三十一。据此，知张晋生于崇祯二年（1619），卒于顺治十六年（1659）。孙枝蔚为张晋挚友，曾为评定所著《戒庵诗草》，所记应属可信。

汪 楫

清初徐沁著有传奇《易水歌》，谱荆轲刺秦王事。汪楫据之改写，撰成《补天石》传奇。

汪楫字舟次，号悔斋，别号耻人，安徽休宁人，侨居江苏扬州。康熙十八年应博学鸿词试，授翰林院检讨。二十一年任赴琉球国正使，琉球国王见其才兼琴书，归国时馈赠丰厚，汪楫概却不

受，疏球国建却金亭志之。回国后著《中山沿革志》，事迹轰动一时。以才略出知河南府，官至福建布政使。有《悔斋集》六卷传世。

关于汪楫的生卒年，向有三说：一说称其生于天启三年（1623），卒于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。见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一“文苑传”，邓之诚《清诗纪事初编》沿此说；一说称其生于天启六年（1626），卒于康熙二十八年（1689）。见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》，《古典戏曲存目汇考》沿此说；一说称其生于崇祯九年（1636），卒于康熙三十八年（1699）。见唐绍祖撰《通奉大夫内升福建布政使加二级汪公墓志铭》，《明清江苏文人年表》、《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》沿其说。

唐绍祖撰墓志铭开头就说：“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十四日，汪公以疾卒于扬州里第。”末称“卒年六十有四”。文见《改堂文钞》卷下。绍祖虽比汪楫稍后，但他与楫子寅衷交往，寅衷卒后绍祖为撰小传。绍祖所撰汪楫事迹，材料当来自汪寅衷，应属可信。与汪楫同时的朱彝尊，撰有《通奉大夫、福建布政司使内升汪公墓表》，这是考证汪楫生卒年的重要资料，载《曝书亭集》卷七十三。墓表中说：

（康熙）二十一年春，充琉球国正使，还国。……适闻本生祖考讣，乞归治丧，里居三年，始就京师补原官。是冬乃以公出知河南府事，擢福建按察使司。后三年，转布政司。莅官五载，民载其德。诰授通奉大夫。召入京师，将擢卿寺，公以疾告。属车东巡，犹强起迎于宿迁。驾至扬州，朝衣伏道左。天子熟视曰：“汝老邪，朕几不识卿矣！”宣赐御书。未几卒，年六十有四。

这里说到一个重要情节，就是康熙南巡至扬州，汪楫迎驾后不久去世。据《圣祖实录》卷一四零载：康熙二十八年三月初三，“御舟泊扬州宝塔湾”。这是康熙第二次南巡。又据《圣祖实

录》卷一九二载：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初七，“上驻蹕扬州”。这是康熙第三次南巡。向汪楫“宣赐御书”是在哪次南巡呢？

墓表中说，康熙二十一年后，“治丧里居三年”、“后三年转布政司”、“莅官五载”，有这十馀年的经历，已到康熙三十馀年。汪楫在扬州迎驾应是康熙三十八年，即康熙第三次南巡之时。汪楫应卒于唐绍祖所记之年，即康熙三十八年闰七月十四日。朱彝尊所谓“未几卒”，指汪楫之卒离康熙第三次南巡仅四个多月。《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》推算有误。

定汪楫卒于康熙三十八年，有以下旁证：一是汪楫升福建按察使在康熙三十二年或三十四年，三十五年福建岁饥，汪楫曾发帑金采买米石，见乾隆《福建通志》卷三十九及道光《大清一统志·福建统部》；二是朱彝尊所称“召入京师”，时间在康熙三十七年，见钱实甫编《清代职官年表·人名录》；三是康熙三十七年四月，查慎行曾与汪楫见面，查作《赠汪悔斋方伯》诗，重点歌颂汪楫在福建的为官业绩，见《敬业堂诗集》卷二十四；四是对汪楫推重备至的周亮工，五十五岁时为作《汪舟次诗序》，称“舟次年相半”，则周亮工康熙五年作序时汪楫年近三十，见周亮工《赖古堂集》卷十四及汪楫《悔斋集》卷首；五是康熙“以御书命侍郎李枬就第宣赐”，时间在康熙三十八年，见《清史列传》卷七十一及咸丰《兴化县志》卷八。

朱彝尊撰墓表及唐绍祖撰墓志铭，皆称汪楫卒年六十四。道光《休宁县志》卷十二，亦称汪楫卒年六十四。《清史列传》推算汪楫康熙二十八年卒，已误；又载其卒年六十七，亦误。

汪楫卒后，高邮李必恒题其集云：“五字吟成冰雪清，斩新花蕊擅时名。文章吏治原难并，垂老匆匆唱渭城。”建安郑方坤反对李必恒的这种说法，他在《清名家诗人小传》中说：“书生之言，固未足与论名卿巨公之德业也。”郑是福建人，重在汪楫的政绩。李是诗人，重在汪楫的创作。所谓“斩新花蕊”，指汪

楫创作时务去陈言盘硬之语，又不堕晦涩之体，见者比之斩新花蕊书法。其剧作亦重创新，惜今不传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人民日报社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

《唐史余审》“前乡贡进士”条释疑

岑仲勉先生《唐史余审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）卷四《杂述》“前乡贡进士”条引北宋柳诚摹雁塔题名残拓本：“雁刹题名有令狐绹书一通云：‘侍御史令狐绪，右拾遗令狐綯，前进士蔡京，前进士李商隐，大和九年四月一日。’”徐松《登科记考》卷二十一，蔡京开成元年(836)进士及第，李商隐次年(837)登第，均在大和九年(835)之后，刘承干《玉溪年谱序》因据王定保《唐摭言》“得第曰前进士”之说，云：“大和九年玉溪尚在随计之列，安得有前进士之称，殆不足据。雁刹题名为宋宣和间人得唐贤遗迹补缀上石，年月往往淆错。”（《唐史余审》引）岑氏反驳曰：“但勘诸大中四年又一通所云‘后十六年’，则年分并未误；前进士可曰前乡贡进士，又安见前乡贡进士不得省曰前进士耶？此疑尚须悬以待决也。”笔者案，上引雁刹题名应可信从，除岑氏上据另一通题名证明其所记年份未误外，笔者据《唐摭言》所载唐代科举习俗，从侧面亦可证明其所署年月未误，且可释岑氏之疑。《唐摭言》卷三“慈恩寺题名游赏赋咏杂纪”言：“神龙已来，杏园宴后，皆于慈恩寺塔下题名。……及第后知闻，或遇未及第时题名处，则为添‘前’字，或诗曰：‘会题名处添前字，送出城人乞旧诗。’”据此可知，李商隐等人题名年份本不误，“前进士蔡京”、“前进士李商隐”之“前”字，盖两人进士及第后重游旧地时所加，岑氏疑“前进士”为“前乡贡进士”之省称，未是。

· 尹楚彬 ·